念菴羅先生集卷之四目録

序 三十七

續刻南嶽志序　讀困辨録抄序
刻雪浪閣集序　尹道輿令太和序
水厓集序　別汪周潭序
流芳集序　贈潘天泉序
王母六十序　李母六十序
遺王録序　壽外舅曾翁序
贈蔡可泉序　壽林太孺人序
贈黄滄溪序　昭陵寶墨序
贈靳兩城序　重刻一峯集序

絲

白潭詩集序
諸儒理學要語序
喪禮序
毛白山五十序
族叔毋彭壽序
困辨錄序 缺
甌東私錄序
壽族叔祖序
贈何平利序
代贈李侯序
送王西石序
谷平先生文集序
送季弟序
尹翁七十序
海豐縣志序
劉氏族譜序
重刻文山集序
解學士文集序
中丞胡公平寇序
外臺集序

念菴羅先生集卷之四

序

續刻南嶽志序

衡嶽南方宗山也舜之巡也五載一至衡舉望祀之典南方諸侯咸受命焉夫望祀諸山則諸山之神聚而享於衡其諸侯亦以受命畢至於是衡遂以宗宗衡所以宗舜也文中子曰五載數矣何居儀衛寡而征求少也是故儀衛征求聖人之政所必察如其不節雖聖人不可以至衡時變而文周之時巡跡於舜矣然諸侯之至者必有食邑以食邑共天子之事則其事不爲患於民及其後也求金索車不勝其困於

是包茅不入於楚而王者之迹熄矣秦漢封禪復湯沐之邑而衡以險遠乃獨不與當是時也釋老者出伺以神奸鼓其術以役民而又能竭已以終之故其居代明堂而恣專據其以儒得至者非羈旅之人則老而倦休者也彼羈旅者既無力以自振矣而倦休之心則又絕外而厭勤其能兼而有之乎夫問俗必之野登高而賦大夫之事也舒抑鬱局縮之懷而蕩迷瞀煩寃之疾張弛其意而和柔其政者莫善於遊觀異時聞以職事至者縣官具車徒道置食少亦不下數百十人是其勢自不可久也以其至之難而復不得久其瞻望不及者不已多乎夫上之不蒙王者之迹而下焉棄於采風之吏其次又多不遇於羈旅倦休之人則二氏之據而專焉宜也然民困矣今二氏者無從而紿役之故其居亦隨以敗然則衡之宗者果何歟余往讀邑舊令彭君簪所爲衡志心慨慕焉後二十年而始至考問其志所載若觀海月俯洞庭諸希奇事大抵出於騷人寓言無盡信者今令章君某續刻志文因邑人楊子續問序于余遂爲論次自舜以下且附已見若此使至衡者或有取於余言則可以求聖人爲政而得民所患其限於勢者能不惑於寓言而原其所以爲宗則衡猶諸山也亦何戚於未至哉

讀困辨録抄序

困辨録者聶雙江公拘幽所書其下附語余往年手所箋也同年貴溪原山江君懋桓獲而讀之取其契於心者抄以自隨已而作令新寧將刻以授諸生問決于余余惟白沙主静之言出而人以禪諍至於陽明諍益甚以致良知之與主静無殊旨也而人之言良知者乃復以主静諍其言曰良知者人人自能知覺本無分於動静獨以静言是病心也自夫指知覺爲良知而以静病心於是揔揔然但知即百姓之日用以證聖人之精微而不知反小人之中庸以嚴君子之戒懼不獨二先生之學脉日荒即使禪者聞之亦且咄嗟而失笑不亦遠乎夫言有攸當不知言無以學也良知猶言良心主静者求以致之收攝斂聚自戒懼以入精微彼徒知覺焉者雜真妄而出之者也主静則不逐於妄學之功也何言乎其雜真妄也譬之於水良知源泉也知覺其流也流不能不雜於物故須静以澄汰之與出於源泉者其旨不能以不殊此雙江公所爲辨也雖然余始手箋是録以爲字字句句無一弗少當于心自今觀之亦稍有辨矣公之言曰心主乎内應於外而後有外外其影也心果有内外乎又曰未發非體也於未發之時而見吾之寂體夫未發非時也寂無體不可見也見之謂仁見

之謂知道之鮮也余懼見寂之非寂也是故自其發而不出位者言之謂之寂自其常寂而通微者言之謂之發蓋原其能戒懼而無思爲非實有可指得以示之人也故收攝斂聚可以言靜而不可謂爲寂然之體喜怒哀樂可以言時而不可謂無未發之中何也心無時亦無體執見而後有可指也易曰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以盡言言固不盡意也坤之震剥之復得之于言外以證吾之學焉可也必也時而靜時而動截然內外如卦爻然果聖人意哉余不見公者四年不知今之進退復如何也江君早年亦嘗以禪諍學已而入象山得之靜坐旁探博證遂深有契於公新寧故新會地白沙之鄉也豈無傳其遺言者乎如有言主靜而異於公者幸反覆之不有益於我必有益於人是良知也

刻雪浪閣集序

余雅有山水之癖然病不能遠出每觀圖經雜志必考其幽隱以寓所好往往見名山大川多假僊翁羽客事張其奇秘甚則指嵓石泉竇詭異人所不經見者以神異之至吾聖賢之經畫建置碩淺城莫究竊嘗疑焉豈長於遺世得以恣其窮探而然耶亦其心未能忘世故假神物以遂其濟物度人意耶抑其致用之殊而人得以訛言相蒙耶夫既不能忘世而術

不能遠致欲致其用而必假神物用殊於人而言從以訛是三者皆吾聖賢之所無則山川假以稱奇秘者必於仙翁羽客而不敢加之於吾聖賢也亦宜矣夫既以相假矣至於淪沒摧敗而猶不泯其傳豈亦以其去道近而致志專耶夫近道則不累於外而志專者乃凝於神爲吾聖賢之道者頗雜而不精日驚焉而不知自返實既不足以相勝矣則其不容已於媿服羨慕而彼之相假者陰藉以久傳固勢之所必至也章貢之水至吉水之境益衍以肆無有當其衝者及境之半爲玄潭群山夾水涯中流怪石多伏上下其狀若相抗扼水壅至不得驟洩則憤怒鬱號激爲驚濤縈爲急湍濺爲飛沫兩厓望之若剛風釀雪眩目沁心毛骨竦竪凜乎其不可久佇也東厓故爲崇元觀瞰水而翼然起者爲雪浪閣登高俯視勢益高水益奇而世傳許旌陽試劒山石石迸裂乃入水斬蛟留劒於觀而去其後呂純陽嘗題詩閣上墨皆透壁閣中所見既奇而其傳聞又皆變幻可駭故凡達人高士寓所好於此者真若投筆躍劒之勢猶存而又或意其有神助之然者故其詠歌必皆極其形容以各致其媿服羨慕之意閣廢至今數百載而詠歌者不休亦豈偶然之故哉道士欲重建閣而力不足乃增刻王元福所集詠歌以傳夫淪沒摧敗而或

一興焉其盛而復衰盖亦所謂勢也雖然豈獨在彼然哉安知其興廢不由此之盛衰也哉故因序其事也而言以驗之

尹道輿令太和序

道輿與余栖巖飲壑不相離者十餘年以親老就養得蘇之崇明崇明在東海中數百里奔謁承禀諸部使必駕快舸乘風驅竟日始得艤岸海風欻忽無定東西趦蕩失尺寸檣傾舵敗往往不捄而其民以漁爲業出沒驚濤巨浸之中性不畏死衆寡不敵即彼此更相屠磔盡入其貲以歸不爲諱余同年進士有除其地者號哭連日走吏部以死自誓不敢往當道

興試令時已得浦城爲有力者所奪易以是地道輿色不懼欣然就道有相吊者應之曰前吾而往後吾而來不知幾何人矣令崇明者獨余乎哉余方大觀於天地間浮海適得素願甚幸無慮在崇明二年風舸往來瀕於危者數四意卒不動爲之蠲徭省費實畏禁暴崇明之民戴君父母不敢爲盜負明府恩德邑嚙于海出其餘力將徙避之會以母憂去民泣追送有至家者行至浙而倭難作若有天幸起復如京師京師諸貴人聞崇明治狀各競爲鄉邑與得之當道不能決乃補滇之太和諸貴人以爲恨詠歌以壯之太和去雲南且三十餘舍去中土萬里外言者憐

其親老莫不嘖嘖道輿色不懼欣然就道歸而視其親尚健雖遠離無戚戚也余送之曰古之仕者不獨無擇於地與民而且以艱大困疲爲請者其意以爲吾之力足以勝之固未可以遜勞於人人之慮或未之及斯亦必且有待於已使其地善而民淳人人可以卧治矣奚必我哉太和視崇明遠近有間矣吾聞大理爲滇名郡其山川奇詭實西南大觀太史公所欲騁望而不可得者其風謠俗尚視中土幾無辨其士人多雅秀而博碩其道路所經崇山深箐幽絶突兀之狀要皆可以解體劬而發性靈視驚濤巨浸汨沒之變未可同日語也子誠何懼且與予巖栖壑飲

相期者何若將以天地爲一體萬物爲生機疾痛疴癢通乎天下而我擴然無所繫累其遠近險夷萬萬不侔者皆吾所當投足處也而又何辨乎吾知子以是養親之志而毋以口體爲也余且有炊臼之變既不能詠歌繼京師諸貴人後因叙所見與所語者俟政成併考之

水厓集序

自聖人之道不明學者往往溺於神僊之說大要握固守氣可以遺世而久視故貪生與廢務者必趨之彼方守氣其於向入出一語已爲損漏矧肯與世酬應役役文字間哉惟呂純陽白海瓊則各多所著述

然皆縱逸不範法度又出入變幻於怪異之事不過偶以自適而溺者傳焉如以質于聖人之道同不同奚足辨也然聞其說而不動於心者甚鮮彼蓋確乎有遺而此失所主吾嘗即是以測人之淺深未有不驗者也弘治間京師多傳尹蓬頭尹善絶粒每食輙又數升不畏寒暑或雜乞丐宿閭閻下人無異者而士大夫爭邀致之不去顧時時假館於水厓彭公公是時爲南京刑部尹來必索食食已相對危坐間出幻術相調復試以隱語後公出守兖州尹涕泣別去於是人皆疑公得仙比爲布政使去位無以爲家年入十餘氣甚壯盛日飲水數碗人益疑之余往見公公好議論張髯傲視語琅琅終日不休公既卒讀所遺詩文數百首皆據理道關風俗其意欲追作者之軌度是豈有所溺者哉當公守官時侃侃持法律多忤人人遂以是尼之故其官止于方伯不大顯而公於去就無少悋尹之戀戀蓋知其中有所主而世之視公者真若羽化獨立無復塵埃垢穢之跡然公固不以是自多也余獨悲世之溺仙者其遺世又不若公而取材於世者其識公又不若尹余又以悲世之溺者固不在僊而僊之於世當亦恒悲其鮮所遇也夫以神僊之說人所易溺者猶且如此又況爲聖人之道者耶余幸生公之鄉而先大夫復在莫逆既得

見公又得論次行事于墓石茲復集其詩文若干卷藏之家因敘其所存且以悟人之疑者

別汪周潭序

始余舉進士與周潭汪君同居隆興僧舍同舉者弱冠上下七八人獨君之貌似最少望其容如處子聽其言如不出諸口蓋不問可知中無他也遂樂與之交而是時陽明先生良知簡易之說方騰于縉紳間是者半非者半獨君意解時時洵余問難余亦漫以聞之人者應之於是同年雖莫不知有汪君而知君之深固莫有過於余者其後彼此以他故去不相問十餘年君以兖州郡守相遇京師其恂恂不異曩時至談政事可否行罷隱若鏌鋣在匣雖鋒鋩不露而廉利中含人莫能屈於是喜其器之可大受又竊悲虛長五年而支離跅弛竟無所裁對之心復自慚也未幾余坐罪廢還山而君爲方岳大臣有聲已而復自光祿卿擢副都御史提督江湖閩廣軍務開府贛州贛州乃先生舊遊處君之官與至官之年皆符于先生君乃益自奇踵先生諸所行事日與諸生講學考業恂恂然如舉進士時不知有軍旅之事也然亦坐是不爲時調所容踰年罷歸君往來取道余鄉余既以病不獲一見追憶隆興往跡寂落幾三十年古以三十年爲一世余於是非獨有衰壯聚散之感蓋

人之一生至此大較已定又不能不爲之深懼而悔矣當與君慷慨問難彼此齒皆尚少而爲良知之說者又極簡易易從逆計加之二三十年雖古之聖人不敢妄擬斷亦不至甚悖於先生非獨吾之默計則然即君之自視與視吾者豈異是哉今君已居先生之位而又得歸正如先生扁舟越溪之後不知向之逆計者果無弗酬否耶逆計者姑未暇論即今之所從事者果可以幾其簡易否耶夫謂良知簡易易從則誠簡易易從也吾爲其煩且難者而不自覺而顧以簡易易從者語諸人則非不知良知之過也過在於誤信先生之論良知而不自信其良知也天下之事未有不自求而可徒手得之人者何則得既由人失亦由人由已而不由人顏氏子之所以庶幾也求毋誤信必如先生之學歷試於險阻艱難之中而獨得夫此心之端倪欲形容之而不可得然後假良知二字以爲之辭斯自信矣果自信矣先生曰良知吾亦曰良知非誤信也即使更爲之他辭非悖也乃爲善學先生者也君將謂此如何哉余嘗誤信者也故能形之言不言之他人而言之君蓋恃知君之深莫過於余又自念衰病日甚與君再見應無期故一以是請益一以是全交也

流芳集序

余童時見先大夫聞司空舫齋李公計泣下曰公志固未盡施而今乃若是耶對客述公行事甚悉余既不能記憶然大畧知公劉正人也後侍太僕曾公言及正德間流賊事則曰李公丈夫也當巡撫畿甸時劉六之黨匿天津王指揮家公追捕甚急王指揮故錢寧腹心錢是時方以義子擅威柄聞王指揮告急欲嫁禍公公不爲動已而擢公兵部侍郎陰以相中公覺之遂致仕去及余官京師司空蔣公論劉六初起時自山東敗後潛歸治垣屋將謀自脫蔣爲巡按御史公與議招撫乃遣固安典史諭降劉六聞言羅拜典史令其姊自首乞命公連疏其事乞赦勿治不報會壩上賊刼團營軍器太監張永疑爲劉六發軍圍其家劉不得脫乃敵殺指揮及諸官軍既解圍與鄉里慟哭別去遂刼掠州縣自北直隸山東以南無不殘破者余聞而識之會公子原道集公傳記諸文以來余細考之亦畧見此兩事不甚備此兩事雖細使當時公之疏行賊必可除使公不即擢去賊縱起亦可即撲滅不至流毒四方若是之慘余以是重有悲矣世之競功能者拘目前常算不知消患於未形往往以小利激大變至於權勢怵迫即畏縮束手不一置問其視公志何如哉公之志即此兩事可見大畧其施與未施何足爲公悲獨悲斯世不遇公耳先

宜人出李氏往在京師逮事公淑人嘗往來其家而先大夫素辱教於公公之行事頗盡知之其聞計而感亦不徒以婚舊也公故吉水人今家蕪湖余每從鄉人詢問其家知原道守官不媿於公敬叙所聞歸之使人知集之所載者皆實可據且知在位者不必皆取合於世而後能立其不盡施於世者雖其既久固將有所繼也

贈潘天泉序

聖人之學不明於天下與今之學者不至於聖人其患無他大抵皆悠悠爲之也夫悠悠者徐徐云爾其爲心也於善未始不顒然羨之而於惡未始不沮然慚也有責之者亦曰吾始徐徐云爾固未始怫然以善爲不足爲而復肆然敢於爲惡也夫惟有顒然沮然之心則好惡未始不與人同而又無肆然怫然之心則人好惡之者亦不覺其大戾於已生於其心而無可疲見於其事而過不顒然而謂爲大患何也有人於此指其失而示之其速改者必其情所大不安也如強顏引謝笑而不應此豈有甚難知者哉非堅於爲計則恐於自遂而已故顒然於聞善得矣然不免於悠悠焉是爲之不力也爲之不力而有善以相形寧不怫然以嫌乎沮然於耻惡得矣然不免於悠悠焉是去之不力也夫之不力而同惡以相比寧不

肆然以快乎其始止於不力耳不知肆然怫然之機即已伏藏其中是無疚於心者乃所以先爲之主而過之不顯固得以匿其跡而逃人之責也斯不爲大患矣乎天泉潘子時乘之謫筠也嘗以吏事至吉水訪余於玄潭之上問學焉三宿而後能去其將去也與余誓曰不踐所言無再見也余學之二十有三年矣悠悠至于今無聞於聖人之道而潘子決烈乃若此嗚呼其可量哉戰者之量敵也一鼓而進再而衰三而竭所憑者氣也誑逆旅者語其鄉廬與丘壠莫不盡然悲號他日返其真悲乃不逮意有時而盡也彼以意氣別於悠悠者何以異於是雖然世嘗譬猩猩矣其於醉與縶之且未始不知之也悠悠焉卒不免於醉而被縶有所嗜於物也苟無所嗜自不藉於意氣其顒然沮然之心孰能禦之潘子審其所嗜也哉無若余之及於患而後知悔也

王母六十序

坤之六三推無成有終之義比於妻道以爲妻於夫臣於君事相類也余觀往史鞠躬盡瘁託孤寄命忠藎純一之士視形管紀賛端操烈節誠莫可軒輊至較其所據與其所資又若有不盡然者夫爵賞酬功勤而刑戮以懲弗恪人君奔走天下豪傑而致其勞力者持此具也風聲鼓舞雖中人以上皆可自勉而

不致於敗闕即使立綴旒之朝當土崩之勢事變倉卒人心危疑乎然無可他仰顧其位已崇矣責已重矣近而儔類之猜嫌遠而筆削之毀譽豈無捐軀以成名者乎故有幸而獲聞矯而必爲者此其所據與所資則誠便也至於女婦閨閫之靚嚴不敵光儀之赫奕酒漿之供給不關外閫之謀慮及其遭坎坷撫孤遺百責之叢委隻影之悲辛而又食貧作苦歲悠日積無聊憒憊感時摧懷姆傅之訓不聞背貳之俗踵習苟其志成矣寸縷勺水誰爲貽之窮鄉僻野誰爲傳之彼何恃而甘心哉例之委質食祿之人此其尤難宜不待辨也夫外無所據而後知根於中者之爲誠外無所資而後知發於中者之爲力余每聞節義事輒憬然戚於心而於女婦益有深省遊余門有王生暹者毋羅孺人蓋其一也孺人年十八歸王象翹象翹病且卒顧暹纔十歲而毋老弟幼懼孺人有他也謂之曰汝能終我事乎孺人掩泣剪髮以示象翹復堅之輒又走取刀向象翹自斷指翹持之曰果然吾瞑矣象翹素喜言張公藝事至是目數顧諸弟孺人測其意即與諸弟婦合食孺人所生止暹一人而諸弟稍長皆有子已而婚嫁又皆有子與女矣早夜劬劬無有厚薄是時年二十八耳諸弟婦與群從子婦視孺人如其毋至於今亦無有厚薄也噫嘻此

不謂無成有終而尤處其難者耶將非根於誠而又發之力者耶惜也沉於筭禘而不厠於冠裳不見於受遺而止於立孤也暹奉孺人教命以學易爲縣諸生督學憲使可泉蔡公賞識其文聞孺人行事復表異之臺院諸公將遂聞之於　上而爲暹友者若其某某以今歲八月二十有七日孺人年且六十謀爲之壽乞言於余余惟賞善莫大於表宅錫福莫永於廣譽孺人處尤難之地宜足憐矣然上而褒異於公卿下而令聞於鄉里且得年以來諸士大夫之祝其所得不已多乎愧余不文不及古之史氏以一言爲衮鉞繫後世之予奪以塞諸士大夫之請也因觀卦辭乃論而序之

李母六十序

聞人之善悅而敬之又從而誦之而婦人之善得誦於人者蓋鮮有之必其夫與其子之贊者也聞人之善而獲報者嘆而信之又從而揚之而婦人之獲報見揚於人者蓋益鮮有之必其夫與其子之贊者也夫婦人豈不足與爲善哉閨閫之中所爲不越乎滫瀡甘滑之齊織紝縫紉之細而無所謂境外之事所見不越乎妯娌姑妹姊姪臧獲之類而無所謂閫外之人其人既近則爲之聞者必不遠其事既常則聞之者必不駭且異而其夫與子之贊又皆不可必得

也如是而婦人之善誦而揚之之鮮也何疑劉向之傳列女也盡千餘年之間爲書八篇而所書以爲善者僅數十人耳此數十人者自后妃以下非其夫與子之賢則皆不幸之極與流離饑困之餘者也夫不幸之極非人所深願而流離饑困之餘則將益遠於人即有誦而揚之者世無向矣孰爲聞之使有人如向矣取數十人於千有餘年之間其暇及其事之常者乎如是則婦人之勉於善而與其獲報於天者其鮮亦宜夫生致愛敬病致其憂夫子所以教曾子者豈間於爲子婦者哉此非甘難能者也使爲人婦者能舉其言其不爲夫子之取乎見取於夫子則向之書不書宜無足計也然向之書特取甚難能者以愧人之不能者耳非此數十人能盡千有餘年之善亦非以善不在於閨閫之常蓋史氏激勸法也余先宜人出谷平李氏李氏之族有司空公蕭夫人者居蕪湖蕭夫人從宦京師先宜人朝夕見之常誦其得婦貢氏至孝也蕭夫人病亟貢爲露禱以身代如是者累月不止衣不解帶藥必手進蕭夫人竟壽康無恙是時貢年三十餘未有子人皆爲孝婦惜也已而承寵承武二子生人曰善報善報自夫子之教言之可謂似矣然皆以爲閨閫之常未有爲之誦而揚之者豈過信於向然哉余嘗爲史氏纘向之業者也而

又嘗與禮部司務宗銘氏厚善今其子承寵書來問訊敦先世之好欵如也則余又且識其夫與子矣恐不爲誦而揚之乎貢以戊申正月望日六十承寵書曰不肖不能事吾母常恐母之善行弗聞也貢出吏部郎湖亭氏爲世家相司務教承寵承武爲令妻賢母此皆不書而獨書其孝者蓋亦用向之意又史氏成灋也

遺王録序

儒者之學以經世爲用而其實以無欲爲本夫惟用之經世也於是事變酬酢之故人物利害之原家國古今之宜陰陽消息之理無一或遺然後萬物得其所夫惟本於無欲也於是死生禍福毀譽得喪榮辱喧寂憂愉順逆之來無一或動然後用之經世者智精而力專在孔門漆雕開曾點以下自信未有及者往往畧於外而疑於所行夫子不以爲非此其本末先後之故可推也夫子既沒百家並起相雄長鄒魯之士失其所傳本末倒易而盡主於多識太史公叙儒家以爲博而寡要至賛夫子一則曰不能瞻其說一則曰不能究其禮嗚呼使夫子若然豈特失之寡要已哉天地之運不息必有所寓以顯其神失於此得於彼低昂勝負之勢不得不歸之釋老之徒爲釋氏者又能遠俗捐累以充其志其偏長殊力足以駕

出其上而儒者邈不知返顧沿舊說立赤幟而與之角可謂不知量矣釋氏之說吾雖未之能窮彼其所舉不生不滅之指視吾儒無將迎者亦或似之至其反聞逆源秘極發慧通達圓融或不自覺若有默啓其秘盜發其機而巧值其間彼雖無意專擅顧其獨得已足先物而驚群然則二氏之中儒者獨稱釋爲近理是豈偶然之故哉儒者能不自惑於本末之故取其所長以相激發比之陶漁芻蕘則周程大儒固多有之若夫奪於所勝始排而終屈其不及韓愈者宜無足怪也余往遊衡山見楚石僧聽其言察其貌若能幾於反聞者異境無人遂留而樂與之居既二年其徒持巨帙名遺王集來徵言則皆當時名公所贈遺也戲謂之曰諸佛密旨心心相傳不屬言句上人能反聞復奚用此爲因復竊愧未能克其志得因所長而挽之又嘅贈遺者必有同余所感可以語激發也則爲叙而歸之若謂上人善變幻以混俗玩世爲用意者釋氏之教或然儒者固無是也

壽外舅曾翁序

洪先嘗考周制三老坐于里門出入必詔之事意其當時教化漸被豈無性行夙成其言足以表率鄉里者然必歸重三老豈以尚齒故耶已而思之無亦取其更歷之久見聞之詳成就磨礪之定且固有非早

諭速化可以幾及者矣夫更歷不至不足以達變而謬於故常之習聞見不親不可以論世而惑於揣臆之說成就磨礪之不備嘗則不能守正而動於矜浮驕佚之私故高年性行或有不齊然是三者皆坐據其所長古人用意何其深且切也當時之人咸稱君子固其風氣淳麗要之志出於一無有乖戾循受物約束統馭而支離敝漫之患自無從生每論至是未嘗不撫卷竊慕於成周矣洪先侍外舅大僕三符曾公於朝行親見公爲大理平反庶獄折辱權貴是時有武臣恃寵撓法爲言者所訐公案其罪上之天子爲罷其兵柄削太傅銜而往在正德間以執法忤錢寧張銳輩雖瀕危險卒不易念氣何烈也至其居鄉獨處簡出不齒家事終日讀書不輟有踰儒生以爲士君子進退理則宜然若未足異者爾來縱觀于世志有所在者不能畢効於所施才足以自致者不能忘情於勢利行名動朝廷者不能早見甘棄於田野能如公者幾何人哉謂非有得於更歷見聞與夫成就磨礪之力宜不至是也往聞長老言論每畏其迂僻而煩贅不見有所謂高年之所長者乃今於公居則恐不數見見則恐不吾言言則恐不詳且盡至諸長老莫不皆然然後乃知成周之時不獨三老之言可以表率鄉里亦其當時之才子弟善受其言

而不敢忽易故其養老既勤乞言又爲之祝哽祝噎其意可知也公年七十有五而貌不衰公之戚屬咸來爲壽洪先言於衆曰盍共祝公之年乎無若洪先今而後知敬公之言也

贈蔡可泉序

今天下譬之人身北虜爲傳背之疽而南夷二三竊發猶指股之瘇誠病矣使榮衛和關竅利猶可飲食稱壯夫南都據長江之上千里之轉輸四方之輻輳在天下則胃腑也自　高皇帝破海牙軍奪水柵而大業定於是新江口營屢收橫海下瀨之績今數軍實不下步騎三之一當其禡江誓師鳴鐃進櫂亦何盛也其後常以都御史莅其軍蓋宿將至是盡矣抑或以爲鳴鶴快鶻盡載梟雄苟一旦倉猝相機宜制驕悍聯數郡聲援以佐緩急非文武智畧重臣固所不可時平備弛枹鼓之聲不聞敗衂疲卒取具故事而在上亦以閒局自處除目至盼盼然又復他徙已亥庚子之間崇明一夫奮臂而南都爲之戒嚴致煩遣將徵兵乂乃撲滅其實鹽盜耳萬一奸宄出此輩上何以待之不知每歲安用此坐食爲也余嘗況彭蠡詣秣陵登舟四顧堠戍蕭然鹽盜充斥估客結櫃伺便始敢寸進嗚呼毒積於歲年而病發於旦暮使盧扁望之而走是尚可救藥乎今年夏倭寇入黃

嚴殺官吏赭城邑沿海騷動　天子既有行遣適江防都御史報缺吏部擇江西右布政使可泉蔡君以進蔡君以強仕之年負朝融之器才識文學行輩推讓往自刑部謫廬州稍起歷江浙嶺南藩臬長江上下乃其舊經處廟堂計之審矣傳言倭寇留海上日久梦畧且盡必入江窺畿輔諸郡議者咸謂倭利於海入江爲投檻之虎可以早除往時秦蕃之捷計出於此然倭善劒槊礮石其人桀悍機變多招亡命爲鄉導以故出入不拙折今江上之兵老弱相半器物朽頓不識與往時何若此當以謀勝也蔡君爲廟堂所知亦恐除目且至而江防所係不獨倭寇君子以身爲天下機會可乘固當慮久遠利旦暮事何有哉昨得蔡君別書曰子必有以贈我而叅政鍾陽馬君復遣使相迫余與蔡君同年進士每見論天下事意氣慨然若有所欲爲者喜其可以少試忘身病而爲之言

壽林太孺人序

天地之氣氤氳薰蒸久而融液于萬物雖頑石敗礫靡有不達甚則枯枿腐株亦化而爲芝菌此其故何哉蓋所感者入之以漸積故渾合流通非體質所能限也惟人亦然古之言曰至誠貫金石感鬼神夫鬼神雖隱然究其機緘固莫可測若金石則無知矣無

知之感此不易推也然則血氣有知之類積以歲年之久而謂惻怛慈愛之懇至有不盡乎者哉余聞同安東明李君述其母林太孺人行事有感焉林故名家其父縣令素軒公重內教教女一不異其子於是通諸經子見所載列女傳心嚮慕之比長歸肅齋李公李公自是不復有饋獻賓服之慮已而自念所產弗乳則爲連置側室二人未幾得東明東明始生其母病羸林卧兒抱中日含食相哺懼其饑且寒時時摩撫之不頃刻釋手即勞困身且疾猶強支抱兒不忍令暫去已入他人抱中也七歲肅齋公卒而東明有二季俱幼弱其家素仇公者乘釁假辭侵割爲利林以禮自衛拒扞外侮旦夕從抱中督兒書聲授意解務令背誦至熟乃已不爾則伺睡稍醒復解授如前東明竟以是有名諸生中旋成進士爲刑部郎嘗録囚至吉訪余石蓮洞中語及家淚盈睫下問之一一爲余述故若此蓋林是時年且七十有四其相離纔數月也嗟夫嫡庶之間至難矣頎然冠弁爲偉丈夫服習詩禮談古今贊達人孰不嘖嘖稱償金讓爵保孤報主爲盛德事恨不身與頡頏一旦列縉紳間即見名利相軋爭勝負或睚眦即生傾奪惟恐功能不自已出其視林何如哉人情不能見遠彼此較量常易生忿其不相能於嫡庶之間者不過謂彼且生

兒終不我親耳今觀東明於林奚帝屬毛離裏者耶天性至不可解者固莫若父與母如使少不識面目則感觸懷思亦必不甚何則感生於恩恩生於愛愛生於情情復爲感故凡醞釀之不素而意念之不勤者皆未可以語積誠未可以語積誠固難責感於人人也漸且積矣間者合疎者戚天地且不相遠而況母之於子也耶東明録囚且畢以書來曰春芳無似今有潮州郡守之命且得拜吾母以迎養余嘗病世教之不古尤莫甚於嫡庶間聞大孺人行事因序而傳之俾持以壽且遺爲婦人者之勸亦以告吾黨之士其庶有感於此否乎

贈黃滄溪序

古之述良吏者必先公儀休至漢之世多以良二千石拜丞相其人雖衆然獨黃霸爲首稱此二人者跡其行事擬之聖門諸子即由求豈多讓哉然論道術者恒莫之與何也吾嘗考之道術之人其行與罷如饑之於食渴之於飲求其自足而已固無與於人之知與否也其於人之利害如肌膚之必愛疾痛之必去求以自安而已亦無與於人之譽與否也夫是之謂盡實若夫其行也必甚有可喜者而非必人之皆有利也其罷也必甚有所逆者而非必人之皆有害也是則有以悅人之耳目而不求稱吾心夫人之耳

目短淺取效呼吸之間而不能遲之於歲月之外彼事功之遠且大者固非歲月之外不可速就則是耳目未足憑也必求耳目之悅而不求稱心則必有違心之行行至違心治狀雖章忠信徵矣夫是之謂徇名徇名者盡實之反也人之言曰三代而上惟恐好名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嗚呼此矯世之論非其至也夫破矩規決綱維恣其胸臆無所顧藉其視蹈步而行擇句而語者不亦大相遠哉故曰莫若好名雖然名由盡實而後生斯固道術之表而積著之徵也一有徇焉致其飾而至於違心以悅人之耳目則離親圯族詭世拂常之變日起故夫援葵去織之儉道烏亭猪之察者是休與覇之所爲君子者弗之尚也即是推之凡惇恂質直遲鈍簡默節抑謙退若是者人雖不同要之皆盡實之類然非今世之所取也令聞廣交敏給多能巧文銳功若是者人雖不同要之皆徇名之類然非今世之所惡也豈惟莫或惡之求其庶幾焉者猶不可得況其近於盡實者哉以今世而有若人焉爲君子者其驚嗟愛慕宜如何也余未聞君子之道然竊有感於滄溪黃公公爲吉安四年矣不獨余之固陋者能知公也即吉安士民無遠近衆寡莫不稱之如出一口余是以知盡實者未嘗不爲今世所取顧所取或不在是其亦可以推類也夫

公爲人朴茂無華應接唯諾必以情其於寮友恂恂焉如其家之昆季肝鬲畢露未嘗立異相高下也其於屬吏於士民歐歐然如其家之子弟休戚相係未嘗立威相彈壓也治獄有哀矜之仁而不好訐以爲明事上有守正之節而不骫法以相附譽呼咽喝之苦不及里閭而苞苴浮羨之征不入公府此衆人耳目之所及非其難也人之持風裁者必不敢輒干以私公自處甚潔遇人有恩爲之言者未嘗逆其有他俱得自盡然其裁鑒固未病也於死囚尤極寬慈滌械除穢食飲以時守者怠事間至逸禁左右奔告公第自責而已未嘗移怒守者也比就逮公猶貶服待罪如故未嘗藉口遽釋念也公之意以爲吾惟決於理之是非爾於人言乎何恤幽隱或遺固非爲民父母之道也且人既蹈於罪求其生而不得矣即使須臾無死猶足以致吾之惻怛而遽有死之之心所不忍也蓋有公儀休之廉而不爲絕物有黃霸之明而不爲已甚抱譙抑恂直之德而無功能敏巧之聲故出於不得已而後行非其有所喜也與民休息而後罷非其有所拂也寧受人之疑而不能拒人以自明寧受人之欺而不能戕人以自利然卒莫有疑而欺之者公亦不之與知也此惟內與心謀而於衆人耳目不復計者然後足以語此是豈近世功名之士可

及哉公之道術不聞其詳即其不喜近名之心推之其槩得矣公將入　覲治九邑者若別駕陳君如愚節推郜君大經縣令馮君符陳君瓚常君三省曾君造王君敕照磨朱君紱咸索言爲贈余復之曰公不近名慎無以譽言獻既而懼其不釋也則爲叙其故俾未深知公者咸有取灋亦以廣公教令俟他日傳良吏者得類書云

昭陵實墨序

邑中螺陂蕭氏世家也異時侍郎公定基在宋仁宗朝以制置安撫鎮邕管交趾甲馬洞蠻亂公奏方畧弁乞更帥仁宗賜敕褒荅委任益隆已而卒致平定敕歸秘閣求樂閒翰林學士解公縉紳讀書禁中於敗楮見之驚曰此吾邑世家寶也取以歸蕭之長老其後奉藏不謹僅存其半逸字二十有餘汗損者又若干今福建布政晚侍郎公十八世族孫也總廣憲時命工潢飾復取先世所録全文并宋大理寺承葛閎政附載于後且遣季子轍持以示余余受而讀之興千古之思焉侍郎公以政事受知仁宗仁宗嘗題名殿柱間敕中材畧深知之語本淵衷也嗚呼提數萬之師臨萬里之夷以御譎詐叵測叛背不常之情苟内間而遥制之雖良平執籌頗牧折馘無濟矣使人蹈水火而無恐者恩信結之也侍郎公之善政仁

宗之善任可不謂千古一時乎史言昭陵之朝兵以不用爲功由是觀之兵非不用也上之所用者在人不在兵故功之成兵不勞而人不知也嗚呼豈獨兵爲然哉敕不載年月按閔跋稱康定元年則是敕當在景祐寶元之間古人臨文質直不煩若此其歸秘閣不知何時往見宋人章疏檄進詞頭必緣故事然靖康之遷紹熙之灾三館所儲書籍逸散獨此經數百年離而復還可異也布政公敷名日著在廣時朝廷將征交趾實董其役而諸子多贊文酷與殿中諸君相類他日有以材畧受知于上紀之秘閣不如視侍郎公又如何也